

纸上生活

程耀恺



水墨山乡 李昊天 摄

我是个图书阅读者、散文写作者、草木爱好者。一直以来,能当好这三个“者”,纸是不可或缺的介质。作为读者、作者,没有纸的参与,自然难以想像,然而对草木的爱好,若仅止于认树识草,做野外作业,好比是在浅处戏水,欲知一棵树、一株草的身家谱系与前尘往事,还得借助图书,还得回到纸面上寻觅。纸,不仅是我的知识源泉,更是我的情感温床,我的精力,我的日常,不说全部,至少是大部,都由纸所承载所消磨。

弹指一挥间,寄居合肥已越一个甲子,其间也曾“出自幽谷,迁于乔木”,搬家的重头戏,没有贵重家俬,更没有金银细软,恰如谚语中调侃穷书生那句话:“孔夫子搬家,尽是书。”这些书,少数是长辈的遗泽,大多是我一生的积累。发黄的线装书,半新半旧的石印书,不远万里而来的外文书,分门别类的工具书,名噪一时的畅销书,外加浓妆淡抹的图册,几次三番“月亮走我也走,不知不觉过春秋”,如今它们和我一起,在大蜀山的南麓,安堵如故。古人拿“汗牛充栋”形容书多,在我,“汗牛”难免虚妄,“充栋”则是实词。

我的书房,在家里是最大的一室,在书房里,我却只占一桌一椅,其余都交给了图书。插架森森,堆山积海,果然是“横看成岭侧成峰,远近高低各不同”。为了招之即来,我把它们分门别类,安排停当,让文学、史哲、传记、生物、杂学、辞书,各安其位,即使半夜无灯,我也能信手拈来。

读书的根本,一是兴趣,二是眼界。幸亏当年学的是自然科学,让我的目光,能投放到“山外青山

楼外楼”的深远之处。通常读《红楼梦》,大概没人在意贾母为何不喝六安茶,以为那不过是无关痛痒的“情节”,我的兴趣与眼界,则指引我穿越那个“情节”的背后,获知这“情节”的设计,与贾母是金陵人有关,与清代六安茶的行销区域有关,又或许与老太太的个人喜好有关。为了一探究竟,我查阅了十几种书籍,在字里行间,我终于领略什么是妙笔生花。

再如当下文人,尤其那帮可爱的小女人,把“走进内心,倾听自我”视为圭臬。我却一直怀疑:作为人,我们的身份,到底群体的还

是自我的?每个人的内心,到底有没有清楚一致、始终如一的声音?要解开这疑团,没有石头可摸,也没有河可过,小说与散文更显得无能为力,我只好在哲学、社会学、基因学的书山学海间攀登与冲浪,最终开导我的,是那位叫 Yuval Noah Harari 的以色列学者。他的著作告诉我:人是由“体验自我”与“叙事自我”构成的,我们口中的“我”,讲的是我们脑中的故事,而不是身体持续感觉到的当下体验,我们想从混乱的生活里理出道理,便编出一个合理而一致的故事。事实上,我们的内心,被环

境、教育、见闻乃至遗传,重重包裹,我们的故事,充满漏洞甚至偏见。“我”的本质,是众多生物“算法”的组合,哪有什么单一的“内在声音”或单纯的自我!美国女星安吉丽娜·朱莉,身体健康事业有成,然而经基因测试,她的母亲与外婆都被乳腺癌夺去生命,基因告知,她患癌的概率为87%,她内心一百个不愿意,还是做了乳腺切除术。她绕过内心和自我,听取了基因的声音——我阅读此类著作,十分艰苦,好在早年学过《遗传学》,中年又补学过《生物统计学》、《分子生物学》——心中的疑惑,得以烟消云散,这是读书的乐趣,而对我来说,阅读无非就是在纸上讨生活。

纸上生活的另一个重要形态,就是写字。

书写看起来是纸与笔墨之间的上下起落、纵横驰骋,实则是人在纸上的跋涉与翱翔。当代读书人,不是从“一点一横长”入门,而是跟随拼音字母,进入文字世界。我则从村学开始,描过红,临过帖,体会到汉字既是理性的产物,又是艺术的结晶,方块字有其自身的结体规律,又有无限的可为性与可塑性,每个字,都兼具工具与艺术双重秉赋。从键盘上敲击出来的字,与在纸上书写的字,借用古人的话:是“叶徒相似,其实味不同。”为了追求味道不同的文字,阅读之余,就在旧报纸上涂抹,在毛边纸上舞文,在宣纸上弄墨,忽如蛟龙戏水,忽如纤云追月,忽如撒豆成兵,于是,心手会归,神融笔畅,而不知老之将至。

负者歌于途,行者休于树,读者乐于书,不同活法的人,各从其志,各行其是,各擅胜场,各尽其妙。

一地银亮的心意

明前茶

秋日,我来到淳安县芹川古村,这是一个距今已有750年的古村落,居住的都是当年的世家大族——著名的琅琊王氏后人,他们的祖先为躲避战祸,来到了这四面环山的僻静山谷,从此安居乐业,繁衍生息。整个村庄由一条弯弯曲曲的芹水溪一分为二,溪水中游弋着活泼泼的石斑鱼,还有村民饲养的高头鹅与麻鸭游弋其上,清澈的水流哗啦啦喧响,石斑鱼的影子穿越古樟树筛下的光斑,更衬得此地的阴凉与清幽。一幢幢有着明显徽派建筑风格的古民居沿溪而筑,千百年来的江南烟雨,已在黛瓦上培育出茸茸的青苔,在白墙上洇出山水画一样的斑驳水痕。而临水而生的植物,不仅有盛放的木芙蓉,结满了累累果实的柚子树,还有四棵超过六百年历史的参天古樟树。

就在一座独木桥前,我一眼瞅见村民的地坪上,晾晒着一地雪亮的萝卜片,如满地

闪亮的银元。一位穿绿衣服的中年大叔正在以快刀切萝卜片,切完一案板,就住地上一撒。拾起一片萝卜,搁在手机上,可以清楚地看见微信上的文字。见我十分好奇,大叔解释说:萝卜是他自己种的,是此地盛产的胭脂萝卜,水分多,沉得坠手,白萝卜的一头呈胭脂红色。上千斤萝卜收回来,租个小皮卡运出大山去卖,并不实惠,不如晒成干萝卜片,储存起来。晒法很简单,带泥的萝卜挑到溪水中洗净,切片,往刷洗干净的地坪上一撒,两个大日头一晒,透亮的萝卜片就卷了边,用干净的竹扫帚扫起来,烧起大柴灶,将这才晒干的萝卜片入大锅沸水余烫,去除萝卜的辣口和苦涩气,用箬篱捞起来,放到晒匾中,继续晒上三五个大日头,萝卜片就呈淡淡的粉褐色了。晒到干萝卜片丢到碟子上都当当响,才能久储不坏。晒透的萝卜片儿,通常是以清水泡发后,用来炖肉、炖鸡或炖豆腐。与新鲜萝卜相比,曝晒过、沸水余烫过、被凛冽的风催逼过,萝卜片会变得脆中有

韧,口感与众不同。

大叔一面切萝卜片,一面自我介绍说,他家女儿女婿都远在苏州工作,老伴去千岛湖畔卖湖鱼的餐馆打工,而他自己,因家中一个山头的橘园和年近八旬的老父母要照顾,故留在芹川古村。我笑道:“家人都出门了,晒这许多萝卜片,吃得完么?”大叔笑道:“吃不完不打紧,就免费供应给村上的敬老食堂。”

经他这一提醒,我想起来了,就在我们一行沿着芹川溪水漫步时,曾在一处清代古建筑上门上见到“江左流芳”四个大字,雕花木门敞着,散发着淡淡的檀木香。进门无人拦阻,倒是闻见令人口舌生津的新米饭的香气。一束明亮的日光穿透天井,微微斜射在三四张八仙桌上,村里的老人正在吃饭,两位系着围裙的烧饭阿姨介绍说:本村年过六旬的老人都可来敬老食堂吃饭,今天中午是两个菜,芹菜炒肉丝,和冬瓜毛豆炖鸡块。来吃饭的老人普遍矮小、结实、有点瘪嘴,小麦色的脸颊上,苹果肌鼓

鼓,透出红晕,看上去精神强旺。他们无论男女,都吃得下装得岗尖的一碗新米饭,做饭阿姨盛菜稍多一点,他们便要用手拢住盘沿,尽力推让:“够了够了,早年间吃一大碗饭,也只要一筷子咸菜炒笋干,如今倒这么娇贵起来。”做饭阿姨笑着劝道:“娇贵点好,有营养才能活过99。”

如今,切萝卜的大叔告诉我,年轻人多数都出村打工了。“咱们这里就是低龄老人,照顾高龄老人。”食堂里的做饭阿姨都是轮流义务帮忙,而敬老食堂的食材,除了村委会出资采购一部分之外,有相当一部分是由村民免费提供。种矮脚黄青菜的提供青菜,有竹园的提供笋干,种毛豆的等豆子长老,连枝带叶砍回来,连同毛豆口子一起晒干,用连枷敲打,让豆子蹦出来,好为老人们磨豆浆、做豆腐。而我见到的这位大叔,以一句话总结了这种朴素的帮扶:“一个人的力量终究是有限的,比方我的父母,只吃我送去的菜,哪比得如今吃敬老食堂的百家饭来得香甜?孝敬人家的父母,与孝敬自家父母,这道理都是通的。”

走过桥,回头望,大叔的刀切得当当响,在他脚下,无数晶莹透亮的萝卜片,反射着正午明亮的光线,如同挤挤挨挨的银白浪头,簇拥着他。寂静古村,因这声响,忽然有了生气。